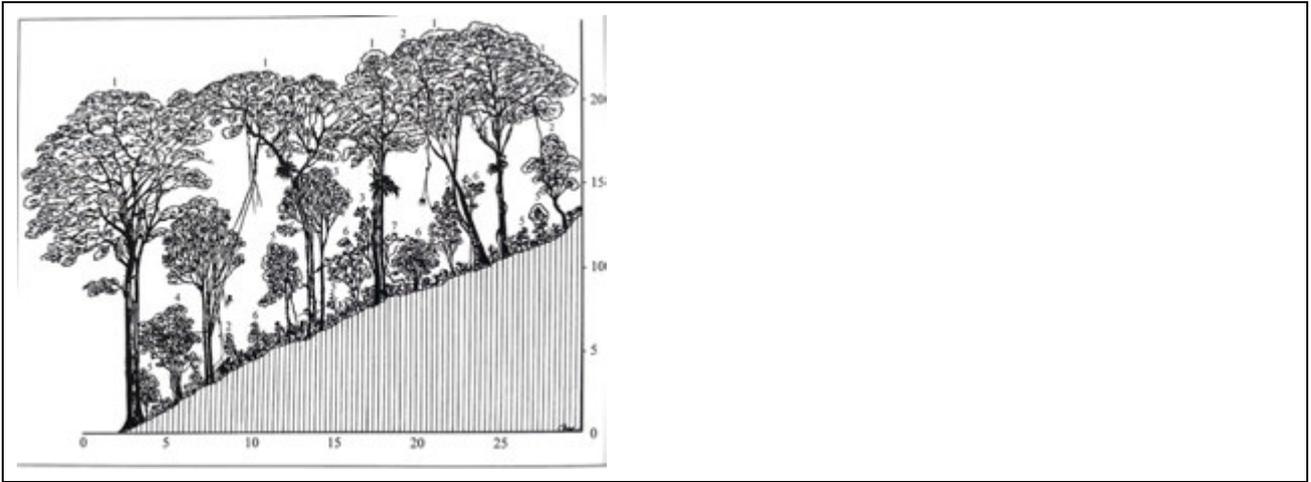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台灣欒木 *Zelkova formosana* (一)

### ——保育篇



這片台灣欒木林剖面圖所代表的欒木義士，搶救了全台灣的天然林！

山林中一位老農工跟我說的：「喔，雞油喔——moh 壁虎！」

所謂的「moh 壁」或「抱壁」，指的是緊緊纏抱住溪谷岩岸，護衛地土的神兵神將，台灣地體的守衛者，點出了台灣欒木的基本生態特徵。

台灣欒木不只在數十、百萬年來捍衛河川、地土，更在 1991 年，經由它們百株巨木的犧牲，責成了行政院於 1991 年 8 月修正「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」第 8 條，並於同年 11 月正式實施「禁伐天然林」的政策。

2012 年 10 月 16 日，澎湖媽宮（註：不該寫成馬公，本來就是媽祖宮之所在地的原意！）在地人郭長生教授帶著我走訪各地歷史景點，我們路經仁愛路一家小小的「福德祠」，恰好遇上廟祝葉春玉女士。

她對我開口的第一句話：「你是台大的（歷史系）！」，「常有歷史系的人來採訪，我都告訴他們，歷史都是後人掰出來的，……你黑白寫都對，說不對是虛騷（註：hau-siâu，假話或騙人的台語），因為無後人確實瞭解！」

我看盡 3、40 年來台灣保育運動史，對照現今官方等文字史，我不得不同意葉女士的無奈語。然而，一個人如果只把心念擺放在小真實、小是非，也許可以爭得「一口氣」，反而忽視了客觀事實，都是不同的人的不同選擇。常常，「歷史」留下來的，多是一堆爛人的搶功，例如玉山國家公園史（註：貪官還在監獄中？），台灣林業轉型保育史當然也差不了多少。

我得為台灣欒木留下「禁伐天然林」史。



正是這株台灣欖木被挖除過程的搜證，筆者發動台灣史上第二波森林運動，1991 年底，迫使政府宣佈禁伐天然林（1991.3.31；屯子山）；請參閱陳玉峯（1992）《人與自然的對決》。

1980、1990 年代初，台灣的森林運動苦於欠缺伐木破壞林地國土的直接證據，光憑口說，伐木單位動輒以委辦計畫「學者」之言來搪塞、唬弄，一般人毫無感覺是非對錯。

1991 年 3 月底，我透過親朋得知六龜屯子山區正在砍伐貴重闊葉樹的台灣欖木，資料上說發包給業者砍伐 20 公頃的原始林，包括有台灣欖木 103 株（註：我質疑這數據）。

帶著我當時在東海大學兼課的 5、6 位學生上山「實習」，調查伐木區的植群，眼睜睜地看著兩位伐木工人以約一周天的時日，挖掘、一一斷根，連同巨大的樹頭，放倒一株胸徑約 1.31 公尺的台灣欖木大樹。

永遠記得在雨霧中，除了拍攝之外，我一筆一畫臨摹繪出台灣欖木林社會的剖面，也在分不清雨水、淚水中，寫下〈山中書簡〉的散文，以文學、學術報告及運動型論述三大面向發動抗爭，實質街頭運動則由我先向環保團體解說報告之後，大家團結製作道具、標語之後發動，也發生小規模與警察的拉扯、對峙。後來，在一次官方舉辦的「公聽會」上，當環保團體（被限定只能少數幾人入場）憤而離席後，我留下繼續廝殺，我咬定「為什麼一定要砍伐天然林或原始林？」，所謂的「永續營林」不就該針對 42 萬公頃的人造林嗎？放過殘存的天然林吧！

太多複雜的過程不說了，反正就從該年底起，禁伐天然林。然而，真的嗎？這就是這個政權悲哀的事例之一，何況這只是紙「行政命令」，並非立法宣誓。

無論如何，1991 年 3、4 月間，我調查記錄的這批被屠殺的台灣欖木，讓台灣社會清楚了天然林歷來被害的實證，導致最後決策下達禁伐令。



台灣檫木挖鋸樹頭 1 (1991.3.31)。



台灣檫木挖鋸樹頭 2 (1991.3.31)。



台灣檫木挖鋸樹頭 3 (1991.3.31)。



台灣檫木挖鋸樹頭 4 (1991.3.31)。



台灣檫木挖鋸樹頭 5 (1991.3.31)。



保養電鋸 (1991.3.31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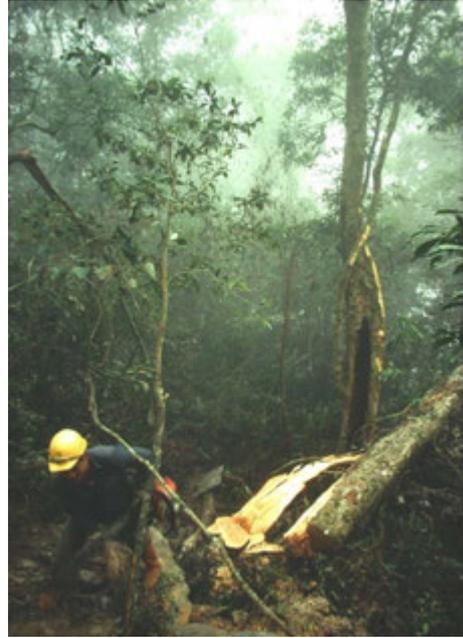
伐除主目標之前，先清除周遭樹木；  
開始用鋸 (1991.3.30)。



斷倒中的樟葉楓 (1991.3.30)。



斷倒上揚的樟葉楓（1991.3.30）。



另株樹被鋸倒的瞬間（1991.3.30）。



挖鋸下推之臺灣檫木（1991.4.2）。



伐採跡地山崩地裂（1991.4.2）。



到處斷樹頭及崩山（1991.4.2）。

伐木後，接著就有系列的造林；  
數十年來造林造假與造孽，永遠的羅生門，  
更造就如今土石橫流、天災地變。



重機械直奔山林搗山壞水，在政府帳冊中卻  
列名「研究」、「試驗」（1991.4.2）。

土場中集結的皆伐林木，待價出售  
（1991.4.3）。



伐木生活之一：工寮內（1991.3.30）。



廚房（1991.3.30）。



廚房（1991.3.30）。



廚房（1991.3.30）。



廁所（1991.3.30）。



伐木生涯養生食補（1991.3.30）。



筆者帶領東海大學學生搭此卡車上屯子山區調查（1991.3.30）。

## 台灣欒木 *Zelkova formosana* (二)

### ——雞油正傳



台灣欒木樹皮下獨特的蟲紋（2001.7.20；中橫馬陵）。

台灣欒木是廣佈東亞中、韓、日的欒木（*Z. serrata*）來台之後，隨著台灣環境的特殊性，可能歷經 4、50 萬年的在地化，形成今之特產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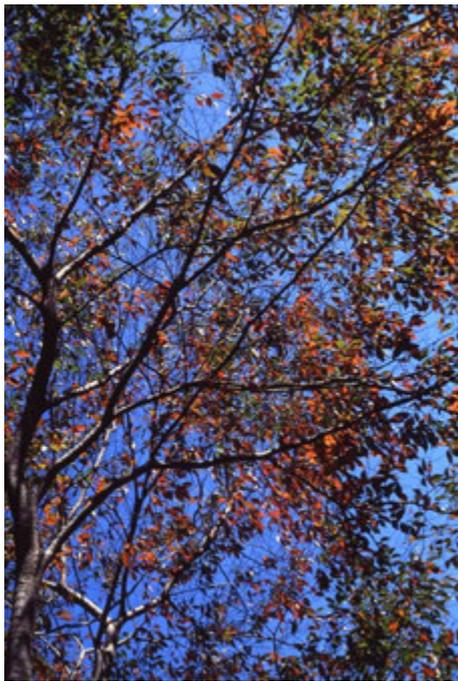
台灣特產是早田文藏 1920 年所命名，金平亮三（1936 年）也認同，但後來《台灣植物誌》等，皆採取「大種」的觀點，視同東亞欒木原種。我依各地調查、觀察，其族群及個體多變異，例如東台及不同海拔等；後來，也在日本見及欒木，認為「大種」是可接受，但台灣的欒木正進行相對快速的演變中，故保留早田及金平氏的見解。

我對台灣欒木的印象，就是它那堅實、紅褐的樹皮與樹幹，配上長長柔弱、散射的先端枝條，冬乾季節在落葉前，滿樹由黃、褐、綠紅、黃紅到豔紅的細小葉片，在整株樹撐起二元對立卻一體成型的美感。還有，春葉芽、小葉的鮮紅繁華，是很獨特的錦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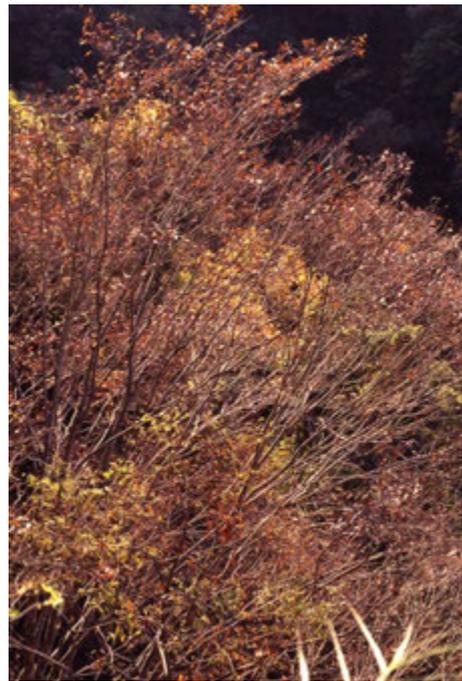
樹幹本來就是樹的主結構，很少有樹如台灣欒木，坐定天地之間如許氣概的穩重，這是它極為密緻的心材的質感，所發射出的無形力道。它那塊斑狀樹皮的剝落，台語叫「紅芽、紅芽色」的韻味，大抵就是力道散發的窗口，台灣樹木中具有相似的色斑者即瓊楠，然而，瓊楠的褐紅帶有水的質感，相對於欒木陽剛、骨氣的韻味，各執陰、陽。



台灣檫木「紅芽色」的樹皮。



冬景紅葉（1986.1.8；南橫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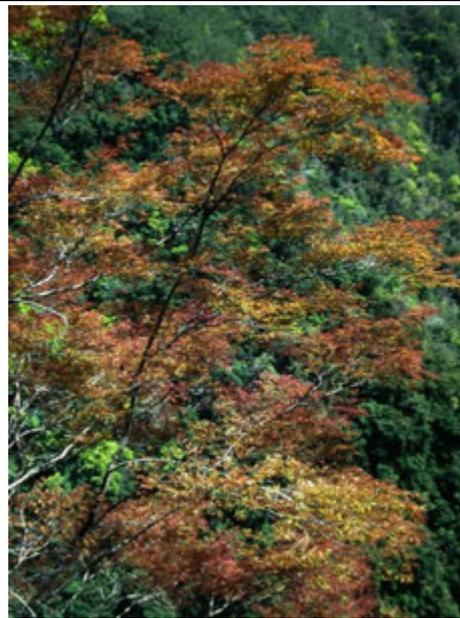
霜寒氣不足的黃褐葉（1995.12.7；大坑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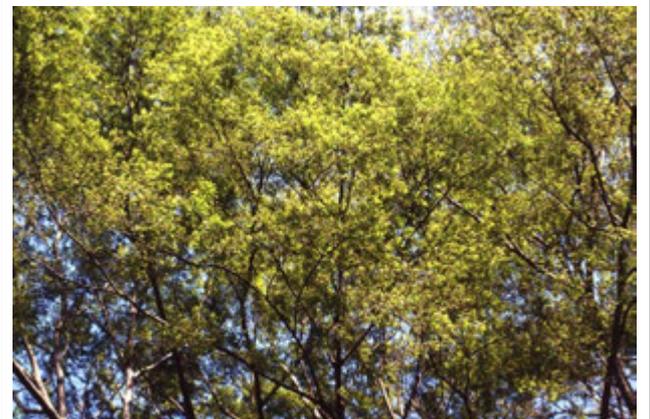
紅黃葉（1996.1.15；大坑）。



鮮紅黃葉。



台灣欒木的春芽葉  
（2006.3.5；台 20-178K）。



轉綠的新葉（1989.2.24；埔里）。

它的生材，按日治時代的實測，比重達 1.06，也就是說，丟到水中，是少數會下沉的樹種之一，還有一數據說生材 1 立方公尺重約 1,230 公斤；它的氣乾材比重是 0.7。它的木材是有名的堅重，耐衝擊摩擦，強韌到誇張，保存期甚久。也因為材質佳，曾在日治時代以降，幾乎被尊為台灣闊葉樹第一優材，大量輸出日本及中國，因而備受濫伐。然而，1950 年代統計尚有蓄積量 146,985 立方公尺，我配合其他數據估算，原本台灣應存有台灣欒木中喬木 5 百萬株以上！

老輩台灣人大多知道「雞油」是好木材，因為拓荒時期許多低山存有雞油林，一些地名也保留了「雞油」的印痕，後來卻訛變為「圭柔、雞柔」等，我認為是從原住民的音，轉台灣話的「雞油」之後，因各地腔調問題，國府治台後口傳、筆寫產出的別字（cf.拙作《物種生態誌（一）》，237-255 頁，2007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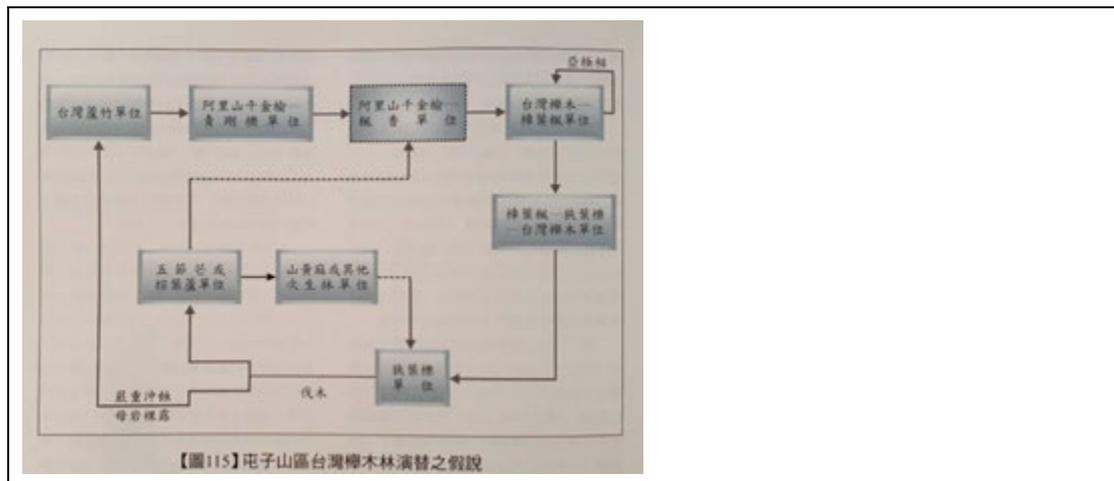
雞油的生態面向，過往雖然有人記錄海拔可達 2 千公尺以上云云，事實上

打從佐佐木舜一對玉山以降的物種分布，即明載是在 1,500 公尺以下地域的樹種。以南橫為例，西部自台 20—71K 至 123.5K，或海拔 1,565 公尺以下存在；東部則自台 20—169.5K 之後，一樣是海拔 1,565 公尺以下遍在。南投丹大林道是海拔 1,400 尺以下。

它分佈全台亞熱帶至近於平地，但以西南部、南部為分佈中心。它是初生或次生演替的先鋒樹種，而可在土壤化育不佳的地域形成純林，或與許多物種共配優勢，形成亞極相社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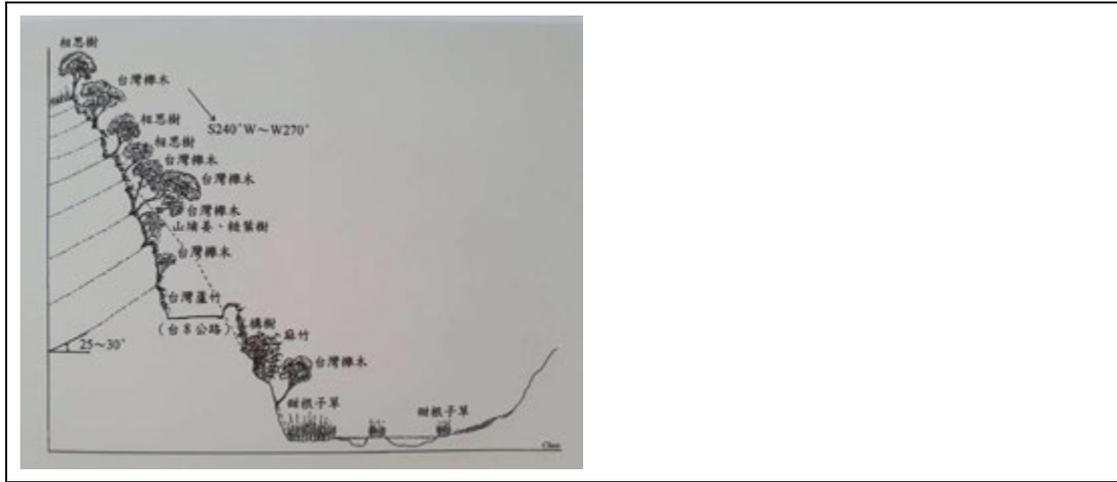
以屯子山我調查的近純林的 2 個樣區為例，在東南坡的 3 百平方公尺內，第一層的大雞油有 15 株，其次是樟葉楓 5 株、白雞油 2 株（1 株枯死），全部是落葉樹，或說是本土得以發展出最接近落葉林極相的代表；第二個樣區面積約 6 百平方公尺中，台灣檫木（雞油）有 9 株、樟葉楓 5 株、狹葉櫟及白雞油各 3 株、福建賽衛矛 2 株，而第二層的樹種高達 20 種以上，也就是受到常綠闊葉林很大的入侵壓力。

所以，我把台灣檫木林視為低海拔（註：三分台灣高、中、低海拔為 2,500 公尺以上；2,500—1,500 公尺；1,500 公尺以下）山地，母岩裸露且土壤化育不佳或較難堆聚的相對陽旱地，長期處於土壤流失立地，台灣檫木代表此等環境下的地文亞極相落葉林，也分析它的演替如下圖：



其次，隨著土壤化育程度、地區植群史或其他物種的交互相關、機緣等等，台灣檫木之與龐多物種共組社會、伴生於其他社會，或少量散生於不均質的立地上。

它的先鋒質性，茲舉中橫公路台 8—9.9K 處，地層反插坡我調查的剖面圖示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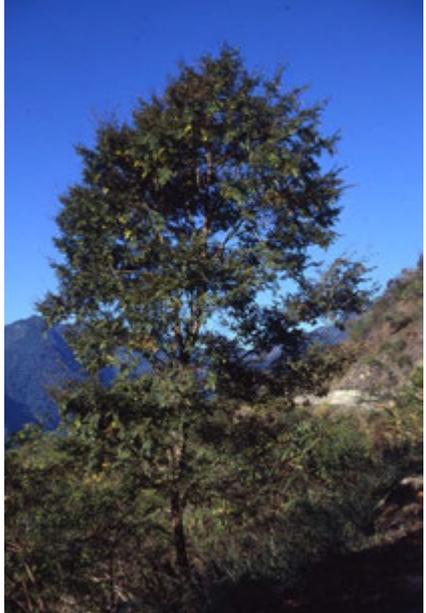


中橫開路時，路面切過，基腳上方土石崩塌後露出母岩塊，從岩隙中萌長而出台灣欖木，而與造林木如相思樹等分庭抗禮，從溪谷邊坡到山稜皆可存在。大甲溪床則是甜根子草的流浪社會。

歷來植物分類學都敘述它是落葉大喬木，直幹可達 25 公尺云云，事實上在頭嵙山地層及乾旱立地上，它也呈現駢幹現象，如同灌木般，從地面不斷萌長新樹幹，狀同單株的族群。



一樹多大小不等的樹幹（1895.12.21；大坑）。

	
<p>南橫梅山的台灣欒木直立喬木 (1985.12.10)。</p>	<p>六龜屯子山被挖除的大喬木，胸徑達 131公分(1991.3.31)。</p>
	
<p>台灣欒木的雄花及雌花(1989.2.23; 埔里)。</p>	
	
<p>台灣欒木的初果(1989.2.24; 埔里)。</p>	<p>台灣欒木的熟果(2005.5.23; 南橫)。</p>

有一苗木生長試驗指出，北、中及東部種源的小種苗各 5 株移至台北苗圃，生長 2 年半後，北部者平均身高 194.4 公分、東部 177.8 公分，而中部者

227.3 公分，地際直徑也是中部者最大，達 1.971 公分，姜家華等 4 人（1994；cf 拙作同書）宣稱中部者葉綠素 a 的含量最多。

它的生長速度各地、各株變異大。

新竹 19 年生，樹高 14.1 公尺，胸徑 17.3 公分，年均胸徑長出 0.91 公分。

中埔 21 年生，樹高 16.5 公尺，胸徑 14.3 公分，年均胸徑長出 0.68 公分。

竹東 33 年生，樹高 21 公尺，胸徑 45.4 公分，年均胸徑長出 1.38 公分。

.....

不過，有的數據我不敢相信。

物候及其他資訊，我先前已整理，不贅述。

日治時代不能說沒將台灣欒木栽植為景觀樹，但日本人大抵將它處理為林木生產的造林樹種。

近 30 多年來，台灣「瘋狂」種植台灣欒木，各種水土保持、行道、公園綠地等，大肆栽種。然而，可能是種源、苗木沒除袋或是不知情的太多原因，我目睹太多生長不良的例證，它們的枝條多柔弱而長得很長、下垂，就景觀而言並不恰當，或說散漫、放生型的植栽。

日治時代日人永山規矩雄，曾經做了一個長達 11 年 8 個月的試驗。他取數十種樹木的木條插在戶外苗圃的土中，每個月觀察一次腐朽狀況。11 年 8 個月後，只有台灣欒木、紅檜、肖楠及瓊崖海棠等 4 種未見任何腐蝕！

台灣欒木是鋼鐵意志的氣質，卻長著愛上妝的小葉片。